

積微草堂墨迹

羅永輝 字慧德 齋號積微草堂
一九六一年二月生于廣西橫縣
現居深圳師從鄧炯天先生
現為廣東省書法家協會會員

積微草堂墨迹

《積微草堂墨迹》序

鄒炯文

廣西青年羅永煒，隨改革開放大潮來深圳開創人生事業，卻放棄發財致富之機，而毅然投入書法研習，備嘗貧寒寂寞。知之者莫不慨然！

永煒取齋號名積微草堂，可見其志慮之高遠，為人處世之謙謹。數年前，余于深圳書法展賽中歷見其作品，行草多取二王、米芾路數，雅有門庭，才情初露。二年前，突然負笈上京，求教于高校名師，眼界大開，慧芽穎發，書藝精進。余見其近作，點畫之精到，結體之妥貼，章法之美善，已儼然帖學高手，步入右軍堂室探頤索隱者矣。余不禁驚嘆：後生可畏！

因師友同道支持、鼓勵，為多聽批評以求進步，永煒乃印此《積微草堂墨迹》。其中，顏楷《出師表》六條屏頗見功力；小楷《莊子語》甚得鍾、王筆意；行書《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語錄》顯系《集王聖教序》書脈相承；一幀《劉熙載書論》以王摻米，亦不惡；行草《古詩十五首》、《廣川書跋》取法右軍《姨母貼》與樓蘭殘卷意趣，格調高古；草書《陶潛詩》、《幽夢影》，源自右軍《十七貼》，并稍帶孫過庭《書譜》餘韻。篆隸作品稍生嫩，然氣格不俗。其幅式，則中堂、斗方、條屏、橫批、扇面，無所不備。可謂洋洋可觀也。

永煒持此書打印稿來時，惴惴問曰：“貽笑大方乎？”余曰：不必多慮。汝持虔誠敬畏之心，力學于帖學經典，遠紹古賢氣脈，不染時風陋習，書功不淺。倘欲如蕭統所言：“踵事增華，變本加厲”，“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則汝仍須努力“勉乎哉”也。

夫書學之道，古今宏論甚夥，見仁見智。若以技法論，逐時流易，得古韻難。筆墨工夫之嫻熟不易，亦可苦練求之。若夫技進乎道，步入人書合一境界，方稱書藝之成，則非惟苦練可到。此惟潛心積學，由漸而頓，久久修之養之，許有緣遇。是故，真書法不易得，真書家不多見！

昔蘇軾于《書黃子思詩集後》先論書而後論詩，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轉述司空圖論詩之高明，譬喻飲食以鹽梅取咸酸之味，而“美常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三嘆”者，始見詩之妙處。書法何嘗不如是，點畫筆墨祇如鹽梅，能有咸酸之外可體味者，于至隨意揮灑皆見真性情者，方為有境界之書，書法之難在此。

余今見永煒學書初成，油然興嘆，感而贊之，并念及昔時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中之言，“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永煒窮困寒寂，而學書之志不改，余信其能窮而後工。余更信書不窮人，永煒必證之于他日。

永煒近得廣東南雅書法金獎，以獎金請師友同道喝酒，盡興而散。窮而不惜金，窮而重情義。品性如此者，世俗豈能久困之乎？然欲窮盡書道之妙，則任重道遠，永煒宜勉乎哉！

余愛書法而了無成就，蒙永煒不弃并囑為序，于情于義而不敢辭，乃序之。

2007年3月13日于平廬書齋

鄒文先生撰聯

積微漸見思公志

執卷常思舊草堂

永輝書



行草 鄒文先生撰聯 積微漸見思公志 執卷常思舊草堂



草書讀

有古無之而化之

山有之也花月之山有之

也花月之山有之

善遊山水者覺之而化山水

有之也山水也詩話之

山水也花月之山有之

清江湖山草書

積微草堂



草書 清 張潮《幽夢影》句

宋文帝自得不減家
時蒙去之至拉勝軍欣功
去不友所
王平南廣是常林
自是以東右軍之前惟廣
為不為晉明帝時書為
右軍筆法

右軍當時不別
久乃覺之少子兒為亂
亡高祖之孫如景之甚
有於法以師鍾周如多
多敵表亂
狼狽難以鍾繇為多
帖之指衣帶中之以為在

王僧祖領軍治
右軍俱之文字所示
之猶注鍾法右軍云而主
遂不減為
廣征西蓋之少時之
右軍書得進

右軍之右軍借王叔仁
叔仁死其女兒隨之而生
仁愛之遂以入棺
桓王書曰以右軍像去
小字之云少孔琳之
何處之入能得強之自手
乃有

廣猶不意在右物與者
以寸之小兒輩乃賤家難
三子野鷲
皆學逸少以右之通當以之
此無書右軍自右表
晉穆帝今之為人可題曰
右右右軍

右家書稿中散詩乃家
書之時製化投帝

王僧虔論書
積學堂永輝書

吳昌碩詩三首

平生喜畫竹弄筆春起早墨池水溶溶紙牕日杲萬個豈
云多一枝不嫌少竿直^直如矢直葉^橫若劍掃風殘兼雨露滋潤
雜干燥縱橫破古法與可何足道

種竹淡吾慮移居十月初戴天同俯仰租地養扶疏塵
洗室生白影寒風過虛牆頭攬明月高節欲師渠
客中雖有八珍賞那及山家野筍香
寫罷簞笠獨惆悵何時歸去看新篁

吳昌碩名俊字香補中年後易昌碩別號苦鐵安吉人其在篆
刻書法繪畫諸方面具有很深之造詣西泠印社成立被推為首任會長

一卷鴻文弼說書
偏憐鄙拙每增譽
朋知醉夢多真語
特向泥沙檢軍珠
因道有方唯嘆
樂人生難得是
糊塗
歌莫作朱弦
聽此是遊民打

野胡啓功先生詩
丙戌冬日
永煒書

古軍亦清

志滿灑出

風聲山陰色

羽衣之好

我鳥實

掃素寫道經

筆法妙入神

中興龍飛

古河曾多

主人

唐李太白詩

王右軍

丙戌秋日永輝子於

積微草堂

草書 唐 李太白詩《王右軍》

書之所為夜必思之有善則樂
有過則懼君子哉私心勝者可以
減公為己重者可以利物

宋林逋省心錄 丁亥正月永輝遣興

思前書畫皆精妙藝史千秋
一老禪蹤任隨之揮灑有神
情無不逸塵凡

鄒炯文先生詩 丁亥正月永輝

如夢人生天造成何須操淡苦
經營樊身健畧春先為皓雪
窮經酒未傾幸借詩書排喜怒
欣從花雪解陰晴每當以下三千客
唯記馮君銑一鳴

丁亥正月鈔鄒炯文先生詩 永輝

宋人尚之三古法音韻
底遺文亦印後世備明娟
俗格誰收趙三廣收之也

丁亥正月永輝書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
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
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誠宜開張聖聽
以充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
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

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
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貞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
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

用於管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
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
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
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

楷書 諸葛亮《前出師表》

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
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
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
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於危
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

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
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
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
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
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

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
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
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當今遠離
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諸葛亮出師表

雅室翰墨溢香氣長廊芭蕉聽雨聲

雅室翰墨溢香氣長廊芭蕉聽雨聲

雅室翰墨溢香氣長廊芭蕉聽雨聲

丁亥正月積微草堂人篆

篆書 雅室翰墨溢香氣長廊芭蕉聽雨聲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
喧聞與心能遠地自
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
南山
采菊日夕佳
悠然見南山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晉陶靖長詩後學中人書

草書
晉
陶淵明詩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
隨無涯殆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習以
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
之所倚足之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
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
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
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
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三年之後未見全牛也方今

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
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
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庈歲
更刀割也族庈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
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
於硎彼節者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
厚入有間恢乎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
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雖然每
至于族吾見其難為然為戒視為

小楷 莊子《養生主》

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具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其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則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具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

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指窮於為新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右莊子文義生王生子魯國戰國時宗國家人
曾作家語圖史與孟子同時或謂後世推崇老
子學說本於莊子者蓋戰國時則道家王莽代秦人論世
莊子與孟子合其本也

歲次丙戌十二月廿六日羅孔輝書於
補微草堂

前之量見於
其時時亦
坦之獨不丁宜
其之靜而妙
也經見於其以

其之量見於
其時時亦
坦之獨不丁宜
其之靜而妙
也經見於其以

其之量見於
其時時亦
坦之獨不丁宜
其之靜而妙
也經見於其以

其之量見於
其時時亦
坦之獨不丁宜
其之靜而妙
也經見於其以

其之量見於
其時時亦
坦之獨不丁宜
其之靜而妙
也經見於其以

草書清劉熙載書論